

第二季

〔日〕林宏司 木俣冬 著
星野空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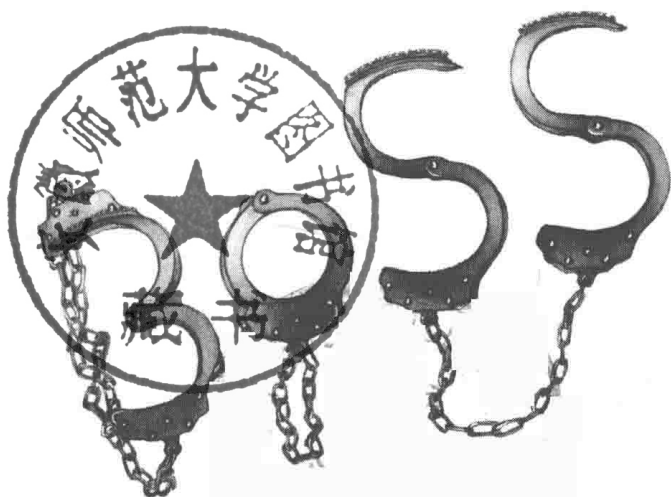
天海佑希主演经典日剧 | 日本富士电视台首播 | 独家授权小说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老大

第二季



〔日〕林宏司 木俣冬 著

星野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2342

「BOSS 2nd シーズン」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BOSS; 2nd Season

Copyright © 2011 Kouji Hayashi/Fuyu Kimata, Fusosha Publishing, Inc.

Copyright © 2011 Fuji Television Network Inc.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Fusosha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Fusosha Publishing, Inc.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大 第二季/(日)林宏司,(日)木俣冬著;
星野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656-9

I. ①老… II. ①林… ②木… ③星…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1750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陶媛媛

封面设计:钱 珺

封面插画:Linger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6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656-9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BOS
CLASSIFIED
重要机密
警察搜查第一課
Metropolitan Police

案件 01

“我把那些成员召集起来了，两年前被你解散的那些。”

同以往一样，因为前一晚饮酒过量而睡过头的大泽绘里子，被既是同期又是上司的野立信次郎这么一句出乎意料的话叫醒了。

一星期前，绘里子时隔两年后从纽约回到了日本。久违的警视厅同期野立依旧仪表堂堂。在这两年里，他凭着天赋异禀，从参事官辅佐顺利地升到了参事官，仕途似乎愈发亨通。

因为宿醉而头疼的绘里子脑中清晰地浮现出那些成员的面容。他们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特别犯罪对策室的成员，两年前，绘里子成为他们的老大，并挑战了数起复杂案件。

对策室，是野立为了把人物侧写、谍报分析、科学搜查等在发达国家已经被当作常识的专业搜查技术应用于破解重大恶性犯罪案件而成立的新部门。虽然听起来很美，但召集的成员却都是在警视厅中拖后腿的。绘里子身为老大，为了率领好他们，费了许多功夫。

讨厌官僚组织的独行狼片桐琢磨、白白挥洒干劲与热情的花形一平、总是拉东扯西的山村启辅、疑似同性爱好者的岩井善治，以及讨厌人类的木元真实——全都是能让上司哭出来的个性派。但是，绘里子不断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随着团队（绘里子的

发音是正确无误的[tɪ:m]①) 作战能力的增长，他们甚至解决了由反政府恐怖组织黑月策划的绑架警视总监案件。②

那个对策室要复活了。

在感到怀念的同时，绘里子的心中涌起了不安。他们是否在怨恨当年决定解散团队的绘里子？

但是，复活是野立参事官对警部绘里子下达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绘里子正是因此而被警方从纽约叫回来的。

绘里子心情复杂地打点行装。烂醉脱妆后的邋遢样子只能被野立这种熟人看到，把自己从头到脚都包装成完美女性后，绘里子才出发去了警视厅。

对策室位于与主楼隔离的副楼的六楼，猛地推开玻璃门，片桐、岩井、山村、花形四人正在把各自的物品从原来的岗位搬到对策室。大家都没变：片桐依旧是美男，花形仍然是童颜，岩井的肌肉似乎更结实了些，而从两年前同款公文包后露出一张熊猫玩偶脸的山村，头发是不是有点稀少了……

只有木元不在，她被调去了新岛西署。

因为要对两年前那起案件负责……

① 日式英语常常被取笑为“听不懂的英语”，此处对留美背景的绘里子的英语发音加以强调，是一种调侃的笔法。

② 详情请参考《老大 第一季》。

那是“黑月”绑架警视总监一案的后话。

绘里子独自启程去了纽约。在她出发的当天，绑架案件的主犯高仓脱逃，与案件有关的警方人员屋田则被射杀。

“黑月”发出声明，说接下来将要取日本警察组织的最高长官——国家公安委员长黑原健藏的性命。收到野立的电话后，绘里子立刻从机场折回，并指派对策室小组前往黑原将要出席的仪式会场。

木元在会场中发现的炸弹是假的，而黑原在绘里子护送的避难途中被来复枪狙击。虽然保住了性命，但黑原因身负重伤而辞职，对策室也因为要承担责任而解散，绘里子则再次前往纽约。

“木元被调去了新岛西署，因为觉得对两年前委员长被狙击事件负有责任……精神上被逼到了绝路……”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花形垂头丧气。山村一看到摆放在中央桌子上的对策室集体照里木元的笑脸就会心痛，曾经阴郁的木元好不容易才露出那么率直的笑容……

“你是白痴吗？那只是网上的传言吧。”岩井呵斥道，但事实上，木元确实一直毫无音讯。

绘里子打断了正在感伤的几个部下。

“没空让你们发呆。”

有案子了——

正当对策室全员为这句时隔两年重现的招牌台词精神一振之时，野立翩然出现。

“科学搜查研究所的玲子觅得佳婿，将在今天光荣离职。”野立宣布后，给大家介绍代为继任的沼田良美。

沼田的美丽不输玲子，而且比玲子更年轻。看着花形轻飘飘的样子，绘里子皱起了眉，公事公办地问野立：“顶替木元的人呢？”

“已经在这里了。”绘里子等人顺着野立手指的方向，发现房间的一角不知从何时起坐着一名女子，便当盒放在膝头摊开的包袱皮上，双手捧起饭团，闭着嘴细嚼慢咽的样子就像一只兔子。留意到众人的视线集中在自己身上，她起身谦逊地递上名片：“我是从科学警察研究所调来的田所幸子。”看起来准备周全。不过，她略显薄命的风姿却与“幸子”这个名字并不相衬，黑发束起，服装也是朴素的白衬衫配半裙，看起来完全不像刑警。

“你为什么在吃饭团？”对于片桐略显拘谨的询问，田所回答得颇为含糊：“啊，我肚子一饿就会咕咕叫，怕给大家添麻烦……”

“我受科学警察研究所所长所托，他说这人派不上用场，求我带走。她的上司是警视监^①。如果卖他个人情，我的好评就会

① 位于警视长之上，警视总监之下，日本警察级的第九级，相当于警察本部的本部长。

增加。你就忍忍吧。”

虽说已经习惯了野立这样的言行，但毫无紧张感的田所的一举一动都让急脾气的绘里子感到焦躁。

但是，首先要专注于解决杀人案件。

被害者鬼塚五郎，三十岁，被杀于自己的公寓。他被锐利的刀具一击刺中心脏，基本上是当场毙命。鬼塚曾杀害一对善良的夫妇，却以心智失常为由，根据刑法第三十九条被判无罪。那起案件当时曾被媒体猛烈抨击。鬼塚还有抢劫的前科。

因为这样的案发背景，可以被列入嫌犯的人有许多：被杀夫妇的亲友，又或者是对如此案件判无罪的司法制度心怀愤恨之人。二楼的扶手上有许多脚印，可以判断凶手多半是顺着檐槽爬到了阳台。而从沾有被害者血迹的手套与毛巾全被丢弃这一点来看，凶手的性格应该很马虎。

因为已经取得了足够的物证，于是对策室把遗物交给了鉴证科，专心负责梳理被害者的交友关系。绘里子去鬼塚的公寓，山村和岩井留在对策室里查看资料，片桐和花形则跑外勤……众人解散后各司其职。

“有这么多吗……对他恨之人骨的人真多啊！”

岩井看着嫌疑人清单叹息，山村忽然对他嘀咕了一句：“木元她……是不是也在恨老大……”

“不止是木元。最后解散对策室的就是那个女人，那家伙最后也只是想着保住自己。”

岩井忿忿地说着。因为两年前那个比谁都风度翩翩的某人和一直让自己心怀敬意的绘里子联手解散了对策室，加上木元被降职，他受到不小的冲击。

沼田送来留在科学搜查研究所里的过往案件资料，正颇有興味地盯着岩井和木村那显露出对上司不满的脸。

“这里的人际关系不好吗？”

“不不不，没那回事。”

岩井摇头。花形也说出了和岩井等人所说的完全一样的话。

“到最后，老大也只是考虑自己吗？”

“谁知道……她自有考量吧，毕竟是她呀。”

只有片桐对绘里子的印象不同，却又无法具体描述。

正被部下八卦着的绘里子本人，则在搜查了鬼塚的公寓之后去了黑原做复健的医院探望他。

两年前的某天，黑原明知恐怖分子盯上了自己，却还是出席了仪式。他说：“不能现在退缩。如果警察组织的最高长官临阵脱逃，将再也无法面对广大国民。”随后，他在仪式上被人狙击。

“这次好像是脊髓手术，再也无法恢复到健步如飞的地步了。这已经是第几次手术了呢？”

黑原苦笑着说道，他的女儿理香从旁提醒。

“第四次了。至少要记住自己的手术啊。”

理香板着脸把端来的咖啡放在边几上，说了声要“去便利店”后离开了。

“盛气凌人的，真头疼。”黑原叹了口气。

话虽这么说，她却是个记挂父亲的女儿。即使在美国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却为了配合手术而飞回日本。这样的言行也是思春期特有的别扭表现。

宽敞的单人病房里，躺在病床上的黑原已经恢复到了两年前的身型。

“至今都没能逮捕两年前案件的犯人……真是非常抱歉。”

绘里子再次深深地低下了头。

“黑月吗……对方是恐怖组织，没有那么容易吧？没办法。说起来……是木元真实吗……你的部下现在好像去了新岛，是你踢走她的吗？”

“是她本人的意愿。”

“是吗……那就好。”

木元自从去了新岛就精神不正常的传闻似乎是事实，据说她经常无故缺勤，无所事事的闲散模样让署里的职员很困扰。

警视厅里的人都在猜测木元的近况。结婚后离职的铃子也在

告别之际询问过绘里子。

“我把木元托付给了你，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你……但是，为什么两年前你要让她承担责任？”

然而，绘里子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夜晚，从医院回到对策室的绘里子忽然被四个部下铐上了手铐：“以涉嫌杀害鬼塚五郎的罪名逮捕你！”

证据是“大泽绘里子‘推特’”上的内容。推特是各个用户发布被称为“推文”的短文并能互相浏览的社交网站。山村的手手机屏幕里，有一位推主的头像是戴着警视厅吉祥物哔啵君头套的绘里子的照片，推特文字写着“在可憎的杀人凶手房间里处决了他”之类的话。

绘里子惊呆了。

“没有任何只有凶手才会知道的信息……是单纯的‘假冒者’吧？你们是白痴吗？为什么我会是凶手！？而且为什么我要发那种推文？我要以妨碍执行公务的名义封了这个假账号！”

当下就命令部下解下手铐的绘里子听了花形等人畏畏缩缩的汇报后，对毫无价值的情报感到失望。

“你们退步了啊！”

连曾经以能力卓越而受信赖的男人片桐都被这搞笑三人组带坏了，真令人感叹。

绘里子在显示器上播放从鬼塚公寓监控处取来的视频，画面上显示，有人在公寓外悄悄地放下了一束枯萎的、看起来阴森森的花，虽然能看清的只有戴着手套的手……

视频的日期是四月十四日晚上八点三十二分。而鉴证科根据遗体的僵硬程度推定的死亡时间是四月十四日晚上九点半到十点半之间。也就是说，这束花所摆放的时间是在推定的死亡时间之前。

放这束花的人就是凶手吧！绘里子有了大致目标。

这时，山村看着手机跳了起来。

“‘大泽绘里子’的推特发布了新的推文……”

推特上写着“在品川区又处决了一人……”与此同时，警视厅内响起了紧急广播。

“110 来电。品川区发生杀人案件。重复。品川区发生杀人案件。”

和推特上的内容相同。

被害人田中和夫，四十五岁。在品川的高架下，和鬼塚一样被一刀刺中胸口而死。根据调查，田中与之前的被害人鬼塚同样被控杀人嫌疑，却主张自己心智失常。结果，他被大大减刑，却在出狱后，又立刻因为抢劫而被捕。凶器是锐利的刀具。从伤口刺痕判断，与刺死鬼塚所用凶器是同一型号。

另外，被害者的门前也放有枯萎的花束，根据隔壁邻居的证言，在他被杀前一晚就已经放在那里了。

调查发出杀人犯罪声明的推特后发现，关于作案的两条推文都是在杀人现场发送的，而其他则发自另外的地方。

根据田所的调查：“账号果然是黑号，也就是用所谓的一次性手机注册的。注册地址是免费信箱，无法判定身份。”

“发‘推文’公告自己的犯罪行为；事先把花，而且是枯萎的花，放在被害人的家门前……是享受犯罪的猎奇犯吗？”岩井推测，但绘里子却不这么认为。

“猎奇犯不会用一刀致死的杀人法。发推文以及仪式般的行为都是在向社会宣扬自己的正义。他痛恨罪恶，被正义感驱使着惩罚恶人，很可能是所谓的使命型杀手。”

“使命型……也就是说，是男性吗？那他为什么要用老大的名字？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由对警察或是对我们对策室心怀恶意的人所犯下的罪行？”

片桐尖锐地指出，看来他的直觉还没有完全钝化。

这样一来，就和犯罪侧写产生了矛盾。又或者，是对绘里子个人怀有恶意的人所犯下的罪行？

当时负责第一个被害人鬼塚所犯下的杀人案的是搜查一课三系，负责第二个被害人田中所犯下的杀人案的也是搜查一课

三系。

看了案件调查报告上负责警官的名字，绘里子和野立面面相觑。

记载的警官名字是森冈博。虽然他和绘里子以及野立都是同期，但已经辞去了警视厅的职务，没想到久别重逢竟然会是以这样的形式……两人怀着奇妙的心绪出发去找森冈。

“十四日，我因为议员的演讲去了札幌大酒店。十六日同样因为演讲去了那霸的市民中心。你们想要私下调查的话，我告诉你们电话。政治家的秘书可不清闲。”

宽敞的客厅里，森冈坐在做工考究的沙发上笑道。他如今是民自党议员绪方幸雄的秘书，在警视厅时期的咄咄逼人已然消失，浑身散发出沉稳的气质，无法想象他是那个在搜查一课期间每当在调查中乱来时就被罚去做宣传的男人。

不过，一想到被强迫穿上宣传吉祥物服装的事，森冈的表情变了。

“那份屈辱，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别这么说，哔哔。”

野立这么一安慰，森冈立刻怒了：“要知道一开始我是哔啵！被你抢掉了！”

“你好烦。以前就这样。”

哔哔是警视厅吉祥物的名字。森冈是浅绿色的哔哔，野立是黄色的哔啵，绘里子则是粉色的哔啾。年轻时，三人曾戴着三只吉祥物的头套办过宣传活动。

森冈对绘里子投以她无法理解的眼神。

“你又回组织了吗？两年前……你因为厌恶组织而去了美国吧？和我一样。你又打算重来吗？在那个地方？”

绘里子无言以对，森冈忠告她：“哎，反正都是别人的事……你可别喝太多，你在赤坂那一带可有名了。”

“赤坂？我可没去过。不说这个了，你留意到了什么吗，哔哔？”

有绘里子戴哔啾头套的照片的人，只有这里的三位。而使用那张照片则表示，照片有可能是森冈提供的。

“这人真是很了解绘里子啊。你真的没有开过博客吗？”

被森冈这么一问，绘里子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绘里子以前曾就美国警察的情况写过论文并刊登在了日本的杂志上，其中谈及反对滥用《刑法》第三十九条，还表示日本也应该对罪犯更严厉。推特上的假冒者有可能是在看了那篇论文之后开始了犯罪。

绘里子回到对策室后，沼田送来了冒名推特上所使用照片的分析结果。

“应该就是从发行量为五万册的宣传杂志上扫描得来的。”